



凤子九天

贰

凤弄一著



上海动画大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凤子九天

贰

风弄 / 著



上海动画大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凤于九天. 2 / 风弄著. — 上海 :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3.10

ISBN 978-7-5322-8721-5

I. ①风… II. ①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25165号

FENG YU JIU TIAN
凤于九天 贰

风弄 / 著

出品人 乐坚

责任编辑 潘虹 张维辰

策划 磨菇 嘉应子

设计制作 文大叔 门大人

出版发行  上海动画大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上海长乐路672弄33号D座5楼)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制版印刷 深圳市精彩印联合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18

版次 2013年10月第1版

印次 2013年12月第2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22-8721-5

定价 25.0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本书内容仅代表作者个人意见, 不代表本社立场。

第三部	威震博间	004
	第八章	005
	第九章	015

第四部	兴衰与共	024
	第一章	025
	第二章	033
	第三章	043
	第四章	054
	第五章	063
	第六章	075
	第七章	092
	第八章	108

第五部	暗香魅影	124
	第一章	125
	第二章	135
	第三章	146
	第四章	155
	第五章	163
	第六章	176
	第七章	186
	第八章	195
	第九章	206
	第十章	214

第六部	冬雷惊梦	222
	第一章	223
	第二章	229
	第三章	238
	第四章	246
	第五章	257
	第六章	265

番外篇·萌动	272
番外篇·敌手相逢	281
后记	286

凤子九天

贰

风弄 / 著



上海动画大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凤于九天. 2 / 风弄著. — 上海 :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3.10

ISBN 978-7-5322-8721-5

I. ①风… II. ①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25165号

FENG YU JIU TIAN
凤于九天 贰

风弄 / 著

出品人 乐坚

责任编辑 潘虹 张维辰

策划 蘑菇 嘉应子

设计制作 文大叔 门大人

出版发行  上海动画大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上海长乐路672弄33号D座5楼)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制版印刷 深圳市精彩印联合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18

版次 2013年10月第1版

印次 2013年12月第2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22-8721-5

定价 25.0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本书内容仅代表作者个人意见, 不代表本社立场。

目录

第三部 威震博间	004
第八章	005
第九章	015

第四部 兴衰与共	024
第一章	025
第二章	033
第三章	043
第四章	054
第五章	063
第六章	075
第七章	092
第八章	108

第五部 暗香魅影	124
第一章	125
第二章	135
第三章	146
第四章	155
第五章	163
第六章	176
第七章	186
第八章	195
第九章	206
第十章	214

第六部 冬雷惊梦	222
第一章	223
第二章	229
第三章	238
第四章	246
第五章	257
第六章	265

番外篇·萌动	272
番外篇·敌手相逢	281
后记	286

第三部

威震博间

鳳子
允承



第八章

悠哉好一段日子，博勤的调查毫无进展。凤鸣暗笑，以博勤的单纯心计，哪里可以和博耀那些狡诈之徒相比？不过博陵自然有保全自己的办法，凤鸣并不担心。

唯一让凤鸣放心不下的是西雷一直没有消息传来。算算凤鸣点孔明灯已经过了大半月，容恬再迟钝也应该有所行动。

一日，博勤在外面忙碌大半日，回府休息。

凤鸣见他神情，知道还是徒劳无功，笑着安慰道：“三王子不用着急，时间多着呢。反正博陵安全待在王宫之中，我们慢慢查就是了。”

博勤苦笑摇头：“看来我是一点用也没有，只会诗词画画而已，论到处理事务，哪里比得上四弟？这点小事，若让四弟来做，恐怕三两天就可以办好。”

博陵能干是能干，可是心计也太深沉了。不过，也许这是做大王的必要条件吧。凤鸣瞅瞅博勤，想着博勤如果当了大王一定又是个宋徽宗，不由得赞同点头：“不错，说到治国大事，也许四个王子中最好的就是博陵，他就是有时候有点……嘿嘿，不说了。今天有没有西雷使者抵达博间？”

“没有。”

凤鸣脸色一黯，顿时没了神气。

“不过听说天下第一美人遣人送来书函，说将到博间与父王大殿一聚，而且已经起程。”博勤脸色有几分古怪，瞅着凤鸣，吞吞吐吐道：“来人禀报，护送媚姬的是……西雷王容恬。”

“容恬？”凤鸣猛然站起，瞪着眼睛，“他……他跑去护送媚姬？”

“鸣王不要动气，我想西雷王此举必有深意。”

当然有深意，容恬八成是知道博间王选太子的条件，想趁此机会借媚姬动点手脚。

和容恬相处久了，凤鸣再笨也有些许长进，容恬的意思，猜也猜得出来。媚姬只要在大殿之上说是哪个王子邀她而来，就等于哪个王子完成了博间王的第一个条件，简直是直接左右了博间太子的人选。

如果容恬想为博间选一个昏君，就叫媚姬选博湖；如果容恬想为若言在邻国找一个麻烦的对手，恐怕就会选择博陵。



凤鸣脑子转了好几个圈，脸色稍稍回复，哼了一声，重重坐回椅子上，喃喃低语道：“不想着先来接我，满脑子国家大事、阴谋诡计。”悻悻将手中热茶一饮而尽。

博勤茫然道：“鸣王说什么？”

“没有。”凤鸣收拾心思，问博勤：“那容恬什么时候抵达？”

“他们一行人日夜兼程，估计数十天就会到蓬野。”博勤不舍地摇头，“那西雷王也太不会怜惜美人，一路风霜，本已长途劳顿，居然还要天下第一美人日夜赶路。唉，恐怕到了蓬野，媚姬会憔悴不少。”他有父王怜惜玉的遗传，当真对美好的事物处处怜爱。

凤鸣听到容恬日夜兼程，心里稍微好受一点，知道大致可以与容恬碰面的日程，悬在胸上的一块大石总算落地了。

晚饭后例行工作是陪着博勤闲聊。内容不外乎是风花雪月、诗词歌赋。凤鸣和博勤这样聊了将近大半个月，肚子里的存货几乎全部卖弄完了，博勤对他的敬仰佩服，更是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

暖烟轻罩，月上梢头。今夜畅谈选在湖心亭中，博勤为人优雅风趣、亲切和蔼，和他聊天，除了需要不时搜刮肚子里的墨水有点难度外，也算一种难得的享受。

端起热茶，轻啜一口。香醇的茶味从舌尖淡淡散开，凤鸣赞道：“博间真是一个美的国家，人爱美，房屋设计要美，连喝的茶也美。”

博勤若有所思，点头道：“鸣王所言极是。不过，美者不一定在乎外，博勤觉得，世间美好的东西，应该由内而外。”

“对对对！不愧是博间王嫡子。”凤鸣竖起大拇指，“外表美不及心灵美，如女子一样，首先要有气质风韵，才称得上是美人。如果只有外表没有内在，只能是草包一个。”

博勤听见凤鸣赞同，露出惊喜之色：“鸣王当真也这么想？”

“当然。”凤鸣精灵非常，嘴角一翘，凑近博勤神秘地问：“怎么？有了心上人？”

“如鸣王所说，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博勤含蓄地微微颌首，却掩不住眼中悦色。

凤鸣嘿嘿笑了一阵，撞撞博勤肩膀，低声问：“是哪家姑娘？叫什么名字？”

博勤老实回答：“叫凤归，住在郊外远山一座雅致别舍中。此女书画诗词无一不通，可叹我待在都城中，居然一直不知道世间有这样的女子。若不是前几日为了查探四弟的事出城听到山间叫人迷醉的琴声，恐怕一辈

子都不会认识她。”

“你喜欢她？”

博勤脸上一红：“这……”

凤鸣见他一副坠入爱河的样子，不由得想起以前在学校里的同学，呵呵笑道：“我知道了。那她对你感觉怎么样？”

“略有好感。”博勤沉吟片刻，羞道：“可能是极有好感。”

“哈哈，那就是两个都有好感了。老弟，这样的才女要快点下手。”

凤鸣露出损友本色，拍拍博勤后颈，“你明天干脆禀明博间王，要他帮你把王子妃娶回来。”

一提博间王，博勤立即脸色黯然：“这……这件事，恐怕有难处。”

凤鸣愣住，思索一下，冷然道：“难道你只是想玩弄一下，并不打算娶她？”

“不不。”博勤连忙否认，叹了一口气，轻轻道：“不瞒鸣王，凤归出身低微，也不算难办。可她……她虽有才气，样貌却一般，以父王的眼光，是绝对不会允许这样的女子进王族的。”

原来有这样的难题，凤鸣顿时谅解。

博勤又道：“可在我心里，她却是……却是……”

凤鸣见他想表白深情又不好意思，好心地替他接下去，大声道：“却是天下最美的女子。”

博勤连连点头：“比天下最美的女子更美。”

可见人间处处有情痴，凤鸣叹气一声，不禁想起可恨的容恬。那家伙现在陪在媚姬身旁，想媚姬乃天下第一美人，听说也是个细心体贴的才女，不知道会不会日夜相处，然后酒后乱性……

“鸣王？鸣王？”博勤猛一推，才把凤鸣的胡思乱想推跑。

凤鸣茫然转头：“啊？”

“鸣王智计天下无双，此事还请鸣王出个主意。”博勤殷切地看着凤鸣。

“主意？”凤鸣挠头。

自古以来这些事的主意都大同小异，不外乎私奔、经过大难得到父母同意、先上车后买票、抱个大胖小子来换入门的资格。

“鸣王？”

“咳咳，我也不能立即拿出主意来。不如这样，你先把你的才女请来让我见见，见过真人才可以想办法嘛。”

博勤喜道：“那我明天把凤归带来。”

凤鸣转睛一想，露出顽皮神色，嘻嘻道：“不要，我们悄悄上山去见



她，吓她一跳也好。”好些天不可以出去散心，这个机会怎么也不能放过。而且容恬快来了，再不玩就来不及了。

“凤归一向喜欢清静，这个……”

“这个什么，就这样说定了。”凤鸣自己作了主，想到明天可以出去玩闹，兴奋不已，自言自语道：“不知山上有什么野味，我要自己打一个兔子烤来吃，嘿嘿，这可有趣得很。”

安稳睡了一夜，次日天气极好，凤鸣一觉醒来，梳洗后直接来找博勤。

“博勤，我们出发吧。”

博勤也已经起来了，笑道：“鸣王今天好早。我也已经准备好了，这就出门吧。”

两人兴致勃勃到了门外，只见两匹骏马已经被仆从牵到门前，两队侍卫将近百人等候在外，无一不满身盔甲、威风凛凛。

凤鸣一看，顿时不满意地瞅着博勤。

博勤解释道：“鸣王身分贵重，三公主一再交代要好好保护，不得有丝毫疏忽。我们今天还是带多点侍卫比较好。”

想象中的私访变成前呼后拥的阵势，凤鸣别扭了好一阵。博勤虽然脾气极好，这一点却不肯让步。没有办法，只好瘪着嘴上马，领着一大帮侍卫朝城门出发。

到了博间已经多时，却没有好好观察当地风俗景致。凤鸣气了一会儿，被博勤领着一边观赏风景，一边介绍风俗，很快就恢复常态，嬉笑起来。

凤归住处离城不远，出了城门再往东不到一里就能看见一座林木茂密的山坡。

凤鸣等驰马到了坡下，博勤猛然一拉凤鸣，轻声道：“鸣王快听，凤归在奏琴。”

众人噤声。果然，山林之间，有琴声悠扬传来，音符仿佛荡在茂密错结的树枝之间，随风漾摇，令人心旷神怡。

博勤闭上双目，微微昂首对天，简直是陶醉万分。

一曲终，凤鸣才吐出一口气，叹道：“真厉害，我从来不知道有这么好听的琴声。光这琴声，就值得你把她娶回去，要她天天弹给你听。”心想：万万不可让容恬听这凤归弹琴，不然他绝对会觉得我处处不足。

博勤呵呵笑了笑，讪道：“弹琴极耗心神，我怎忍心要她天天劳累。”

“哈，还未娶到手，已经知道心疼了，凤归福气真好。”凤鸣揶揄两句，下马道：“那我们就走上去吧，免得打搅了未来王子妃的清静，有人又要

心疼。”

博勤正怕一行人打搅凤归，心里感激凤鸣识趣，连忙下马，嘱咐众人留守山下，只选了几名心腹陪他们一道上山。

山路崎岖，看来不高，却也爬了将近一个时辰。凤鸣额头微微渗汗，所幸途中春花盛开，处处郁郁葱葱，也有许多乐趣。

“鸣王，转过前面小弯，就是凤归住处。”博勤指着前方，对凤鸣道。

凤鸣“嗯”了一声，“看来武侠小说也不是全部瞎说，高人果然喜欢住这些山啊角落啊，好让人找个半死。”

过了拐角，一处竹舍出现在眼前。

篱笆木屋，虽然简陋，却说说不出的雅致，一看就知道不是寻常人所住。编制篱笆的竹似乎才采下不久，还透着喜人的绿意。

小院中留着一个古树墩，上面平放一具古琴，看来凤归姑娘弹完一曲后，便进屋去了。

博勤和其他掉进爱情漩涡的男人一样，对凤归处处殷勤，怕人多惹凤归心烦，将心腹全部留在院外，只和凤鸣携手入内。

看见博勤如此小心，又从摆设、琴声中知道此屋主人不是凡品，凤鸣自然老实不少，连脚步也放轻放缓，生怕惊扰主人。

“凤归，今天有贵客远道而来，你快出来吧。”博勤带笑，边入屋边唤人。

厅中一尘不染，素净非常，却没有入影，恐怕凤归人在房中。

凤鸣环视厅中布置，清清嗓子，拱手对着房门道：“凤归姑娘，西雷凤鸣擅自打搅，请姑娘恕罪。”这两句话说得文绉绉，当然是从古装连续剧里偷学过来的。

只听房中传来一把动听的女声：“还请不来呢，怎会觉得打搅？”

凤鸣一愣，这声音好熟，似乎在哪儿听过。不及思索，房间帘子已经被掀开，娉婷走出一人，笑得如三月春风，对凤鸣道：“多日不见，鸣王别来无恙？”正是离国妙光公主。

一见妙光，凤鸣如在晴天里被五雷轰顶，三魂吓掉七魄，茫然转头看着博勤。

只见博勤也一脸糊涂：“凤归，你身居山野，怎会与鸣王相识？”

又中若言诡计！

凤鸣略一定神，才不管妙光会如何回答，猛然抽身后退，手利落地往腰间藏着小刀之处摸去。

脑后风声忽起，凤鸣还未回头，后脑传来一阵剧痛，眼前一黑，又挨一下。



铿当一声，小刀落地。

凤鸣双膝一弯，软倒在地。

“啊！”

“三王子，有……啊！”

死前的惨叫声传来，留守屋外的几个心腹已经遭到暗害。

“鸣王！”博勤这才反应过来，大叫一声，飞身向前。

啪！早潜到身后的离国高手一抬手，把博勤一道击晕。

“公主，此人如何处置？”

妙光冷冷看了博勤一眼：“放过他吧。”目光移到陷入昏迷的凤鸣处，嘴角不知不觉扬了起来，走到凤鸣身边，将凤鸣上身扶起靠在自己身上，“鸣王啊，这回可总算把你抓到了。唉，你们怎么下这么重的手？万一把他弄伤了，如何向王兄交代？”

离国高手立即肃然道：“属下下手极有分寸，鸣王绝不会受伤。”

妙光这才放心，点头道：“我带走鸣王，你们应付山下的侍卫。记得，除了博勤外，不留一个活口。我要博勤对着容恬百口莫辩。”

“是，属下遵命。”

阳光明媚之日，凤鸣再次落入黑暗掌握之中。



从黑暗中昏昏沉沉醒来，头顶上方出现的是妙光的笑脸。

“鸣王醒了？”

这是哪里？凤鸣嘴唇蠕动，却发不出声音。

“天助离国，在容恬到达之前便将鸣王诱来，不然后事难料。”妙光叹了一口气，将食指俏皮地放在唇边，“车马日夜兼程，鸣王已经进入离国国境，不久就会到达都城里同。嘘，鸣王服了药，还是不要说话的好。安静睡吧，再睁眼时，就可以看见王兄了。”

想到落入若言魔掌，凤鸣心中骇然，但身体被妙光下药，四肢都不听使唤，神智也渐渐不清，昏昏沉沉中，只好带着不甘又陷入黑暗。

车辙声不断在耳边窜过，像在告诉凤鸣他离容恬越来越远。

如妙光所言，再次睁开眼睛时，面前出现的，正是在凤鸣印象中如梦

魔一般存在的离王——若言。

“鸣王俊美如初，本王可着实想念。”

明明是和容恬齐名的天下美男，在凤鸣眼里，若言的微笑却比恶魔更可怕。他和若言相处不过两次，却已经招了不少次暗算，心中忌惮非常。

王者修长的指稍稍触及脸庞，把凤鸣唬得连连后退。

“呵呵，鸣王为何惶恐？”

可惜床上根本没有后退的地方，只撑着上身后挪一下就已抵到冰冷的墙壁。若言故意用膝盖压着凤鸣衣角，让凤鸣无从动弹，“鸣王身上的迷药刚解，还是不要妄动为妙。”说话间，舌尖骤然伸出。

强大的压迫迎面而来。湿软的什么东西在凤鸣的唇上如灵蛇般游走、揪心的缓慢，吓得凤鸣唇色发白，呼吸几乎停顿。现在他身边所有保护都不存在，若言只要一挥手，就可以把他轻易撕碎。

“离王智计天下无双，凤鸣佩服。”这句话原本是大家夸奖凤鸣的，现在凤鸣心甘情愿把它如数奉送给若言。

“哪里哪里，怎比得上西雷鸣王？西雷宫中暗藏一百零八计，恐怕是鸣王亲著吧？”

凤鸣一愣，他当日信口开河骗骗妙光，怎知妙光居然信以为真，转告若言。

“嘿嘿，离王过奖，其实那一百零八计……”话未说完，灼热气息已经扑面而来。

“呜……疼……”凤鸣哀叫起来，鲜红的血从舌尖溢出，染红惨白的唇瓣。

若言嘴边挂上一丝高傲的笑意：“怕疼就听话一点。”

练武多年的强健身体欺上来，把凤鸣压在身下。凤鸣纵使元气无伤，也抵不过若言蛮力，何况被妙光施药后还手软脚软，眼看要吃亏，凤鸣猛然提气，大吼道：“古人之善用兵者，揣其能而料其胜负。主孰圣也？将孰贤也？吏孰能也？粮饷孰丰也？士卒孰练也？军客孰整也？我马孰逸也？形势孰险也？宾客孰智也？邻国孰惧也？财货孰多也？百姓孰安也？由此观之，强弱之形，可以决矣。”

这一段诸葛亮的兵法，当日曾搜肠刮肚找出来唬过容恬等人，收效甚大，存亡之际想不到别的办法，自然只好再用这个老招唬弄唬弄若言。

“好兵法！”不料若言果然一震，停了下来。

凤鸣大大松了一口气，在心里对诸葛亮五体投地，磕了十七八个响头，不愧是中国伟大的军事家。



“古人之善用兵者，揣其能而料其胜负。主孰圣也？将孰贤也？吏孰能也？粮饷孰丰也？士卒孰练也？军客孰整也？我马孰逸也？形势孰险也？宾客孰智也？邻国孰惧也？财货孰多也？百姓孰安也？由此观之，强弱之形，可以决矣。”若言缓缓吟道，不断体味咀嚼。

这下轮到凤鸣一震，没想到若言这般厉害，才听了一次，就可以将刚才的兵法背诵出来。

若言凝视凤鸣片刻，唇边溢出一丝微笑：“鸣王兵法过人，西雷有鸣王相助，何愁天下不统？”

凤鸣被若言若隐若现的野心目光震慑，胆颤心惊，强笑道：“我可以助西雷，当然也可以助离国。”猛一咬牙，瞪大眼睛恶狠狠道，“可离王硬要逼凤鸣，凤鸣也只好拼个鱼死网破。”

“鱼死网破？”若言眯起眼睛，又再侵前，“大刑之下，我要你说什么，你就得说什么。”

凤鸣打个寒颤，若言目光凌厉，他不敢与之对视，扭过头道：“大刑未必有用，离王不信，可以在凤鸣身上试一试。”他心里太过害怕，说到最后，语音颤抖。

空气凝重起来。

若言比毒蛇还可怕的目光在凤鸣上下扫视一阵，仰天大笑起来：“哈哈，实在有趣，我怎忍心对鸣王用刑？”

凤鸣松一口气，下巴一紧，被若言挑起，两人对望。

“不是怕鸣王宁死不屈，而是……”若言用低沉磁性的声音戏谑道，“这般美色，弄伤了岂不可惜？”

“废话少说。”凤鸣知道此刻不能露出怯意，强忍战栗，清清冷冷眼眸盯着若言，淡淡道：“你发誓不碰我，我就给你默写兵书。”

惊喜从若言脸上一掠而过：“一天一篇。”

“哪有这么快？三天一篇。”

“两天一篇。”

“不，三天……”

“鸣王，”若言冷冷截断凤鸣的话，“你的小嘴一开一阖，当真迷人，本王快要忍不住了。”说罢作势吻下。

吓人气势再度逼迫而来，凤鸣哇哇大叫：“两天就两天，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呜……喂，呜……你不要碰我！”暗骂若言卑鄙。

若言畅快欺负一番，才把几乎全身僵硬的风鸣放开，哈哈笑道：“今日暂且放你一马，明天开始，两天一篇兵法。不能履行的话，就用这身子

抵偿好了。”他低头望望凤鸣英俊的脸庞，似乎意犹未尽，俯身又靠了过来，低声喃喃：“我怎么老觉得有点吃亏？无妨，鸣王总有兵法写尽的一天。”又轻笑两声，方得意洋洋去了。

凤鸣缩在角落，又气又苦。不由得嘀嘀咕咕骂起若言，顺便将保护不力的容恬也大骂一顿。

想起容恬正前往博间接他，自己却被抓到离国，两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碰面，心里越想越悲，竟然伏在床上大哭起来。

次日清晨，侍女将凤鸣唤醒。

还在漱口，妙光已经到了屋外，银铃般笑道：“我今日替王兄当监工来了。”她身后跟着两个侍女，手上分别捧着丝绢笔墨。

凤鸣这时对妙光极为厌恶，对她狠瞪一眼，不作理会。

妙光也不生气，坐下撑着玉腮：“王兄发话，如果晚饭时还不见鸣王的兵法，就要亲自向鸣王问罪。”她瞅气鼓鼓的凤鸣一眼，掩着嘴道：“鸣王啊，王兄的手段向来无人受得了。你若不信，可以问问伺候过王兄的人。敏儿，你过来。”她招手将身后捧着笔墨的侍女叫来。

那个叫敏儿的侍女看来只有十五六岁，模样标致，听到妙光吩咐，应了一声，将手中方盘放下，轻轻走到妙光跟前。

“昨天你也一道伺候王兄了吧？让鸣王瞧瞧吧。”

敏儿浑身一震，抬头哀求地看了妙光一眼，被妙光一瞪，才楚楚可怜地将右腿伸出，撩起翠绿裙脚。

一段白玉般的小腿露了出来。

凤鸣视线一落到那小腿上，顿时一惊。那上面斑斑点点，全是鲜血淋漓的伤痕，也不知道是什么弄出来的。鲜红的痕迹印在白皙的肌肤上，更惨不忍睹。

“敏儿肌肤真水嫩，只放到池子里弹指的时间，就让吃肉鱼咬成这样。不过她也算好福气，本来嘛，以她的身分，还没有资格伺候大王。”妙光偷瞟凤鸣越来越不自然的脸色，故意问道：“鸣王，你看看敏儿像谁？”

她这一提醒，凤鸣倒察觉出来。这叫敏儿的侍女，眼神居然有几分与自己相似。

心中又是一惊，望向妙光的目光更是又惊又怒。

“有什么样的哥哥就有什么样的妹妹。”凤鸣咬牙道，“真后悔当日没有叫容恬杀了你。”

“鸣王好狠。”妙光皱皱鼻子，“我当日没有对你不好。连你的衣裳，